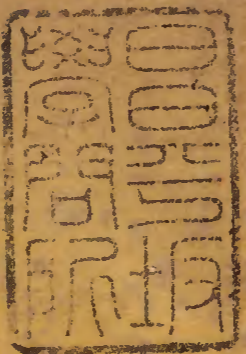


# 雍正上諭條例

七年五月  
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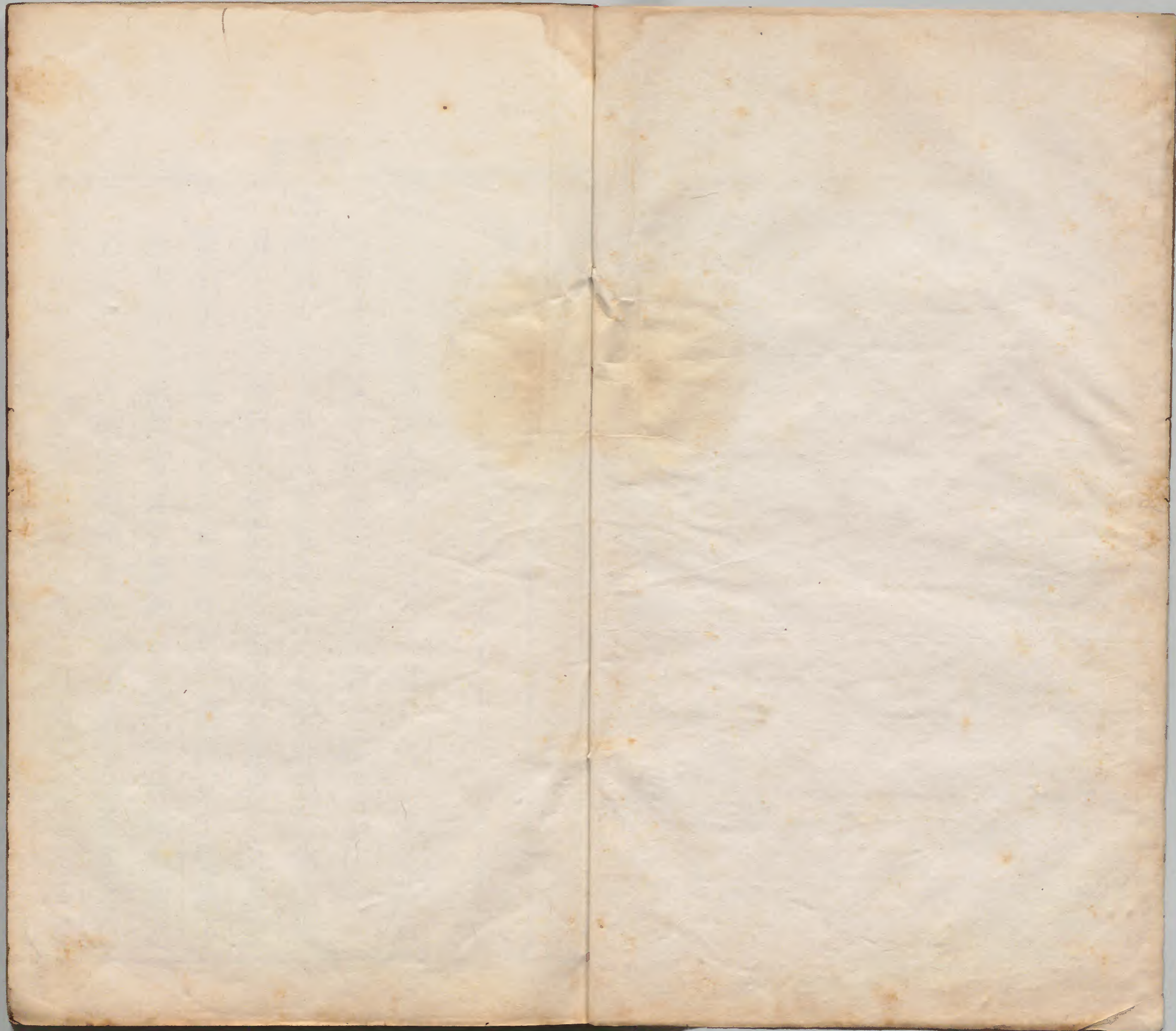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二	五	
四	七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七		一	書
函	二	二	
冊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3
冊數	24 ( 15 )
函號	287 16





雍正七年五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

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叅贊大臣官弁兵丁等準葛爾  
狡獪兇頑父子濟惡爲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  
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  
遣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  
經理周詳備辦豐足弘網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  
官弁兵丁等踴躍歡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  
甚爲可嘉此蓋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教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惻怛故奮發之氣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爲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勳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國家之事如已事聯千萬人之心爲一心以此感格

上蒼蒙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大將軍總統全師爲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人之善信賞必罰惠愛嚴明副將軍叅贊大臣等和衷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鞞畧其一應文武官弁等各有所司均關重計祇奉將軍之令

善導所轄之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効力酬恩之會况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古人以共爲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爲元首以股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固結不可藏嫉妬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不但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並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蓋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膚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又奉

上諭盜犯陸佛自行投首該撫以其行劫三案不准減等刑部亦遂照擬覆奏夫劫盜之許令自首減等者既可開愚民自新之路且使案件易於清結若以行劫三次雖自首不准減等其爲盜多次之人必不肯自行首報矣似此等罪案外省定以重律固當旣交

部議該部自應兩請候朕揆其情罪輕重頒發諭旨  
陸佛雖有別案未結而此案既經自首不應定以斬  
決著另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  
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  
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  
其道以爲感格

上天之本惠我烝民共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  
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強欲卸責於臣  
工也假使爲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  
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則  
或有溢美之詞於奏報歉收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  
則事

天爲不誠事君爲不忠臨民待下爲不仁不信有此數端  
而欲荷

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况粉飾一己之聲名而不  
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  
朕留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  
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况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

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爲本爾督撫等其其勗之

又奉

上諭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蓽陋儒此本奏賀慶雲又稱擲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旣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作賦而引此浮詞奏成自謙之語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之職超擢至工部侍郎而在工部時瞻徇苟且聽阿其那之指揮不能卓然自立

尙得以儒者自命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賚賚字訛寫賚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疎忽狂詐姦僞儒者固當如是乎此二本著李鳳翥明白回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見臣工等奏章間有用山川効靈字樣者屢經降旨嚴加申飭如洪福齊

天及一切頌揚背理之詞諄諄訓誡至於再三宜乎中外共知朕心矣乃昨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內竟用乾坤効靈之語朕覽之實爲悚惕不寧之甚朕於事

天事

神至誠至敬惟望

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若云感名

天和或云受

天之祐或云昭示靈應似此等語作頌揚之文尚於義不悖而於心亦安今乃謂

天地神祇効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

天而母

地而敢爲此褻慢之語乎且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視君也以爲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視

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頌其上官

而稱爲上所崇奉或稱爲福與君齊彼爲上官者能

安受而不戰慄乎今以効靈齊

天等語見諸奏章其背理慢

神何以異是人惟胸中蒙昧不知立言之體遂至習而不

察大失敬謹事君之道昔我

聖祖仁皇帝深惡此等陳奏之詞常加訓誨今著再行申

諭內外臣工知之嗣後如有仍用此等字樣者著通

政司卽行叅奏如送內閣卽著大學士叅奏

又奉

上諭上年十月內降旨令內外官員各保舉一人送部



引見倘所保人員內有現在試用者若一體准其送部引見恐伊等因現在試用之缺不稱其意而起規避之念嗣後若有保舉現在試用人員者著先將咨文送部該部彙齊請旨准其進京引見再令來京又如保人之員現係試用尚未實授者是本人之優劣尚在未定難與現任之州縣比論亦著先行咨部彙齊請旨准令引見者再著來京

初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如十

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合一二人不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寬一二人不罰之理卽如戶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卽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而致冤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飢者不可以飲充若強飢者以飲強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

乎

初七日奉

上諭朕慎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決之際往復審察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本章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寬然朕心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關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慎然後批發以副朕欽恤矜慎之至意

又奉

上諭聞近來遵化等州縣採買供應

陵上官兵米石竟有吏胥串通兵丁當差人等折銀代米私相授受每石或六七錢八九錢不等使吏胥利於侵剋而不肖兵丁但取現銀入手便於花費及至五六月之間米貴之時艱於糴買往往困乏該管官亦並不留心稽察嚴行申飭甚非加恩於供奉

陵寢官兵之至意也嗣後著該督嚴飭州縣官將本色米石按名支給

三陵總管亦不時稽察有復蹈前轍折銀代米者卽行題叅將授受之人從重議處

又奉天將軍多索禮奏原任

盛京戶部侍郎格爾布入官銀無完將督催承催不力之協領拖秋等題叅交部議處奉

上諭格爾布之家口雖在盛京但伊原係京城之人在盛京居官不久所有應追銀兩該旗自應在京查明家產著追還項乃相沿推諉之陋習以卸已責致盛京各員俱以承追不力被叅甚爲屈抑著將本內所叅之員免其議處其從前互相推諉各官交部查明察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工部奏稱武昌荊州二處水師營戰船應照祖秉衡奏准之例將小修改爲歲修等語夫祖秉衡條奏乃雍正七年通行之案將從前已歷三年未修之船隻准其小修嗣後每年令其歲修則船隻始得堅固而各省亦易於奉行今據工部所議以三年期滿應行小修之船改爲今年歲修是以七年所定之例行於四年未修之船也於情理甚屬未協其中不敷之費必致令地方官賠累豈非冤抑著該部另行定議其從前議覆修船各案若有似此錯誤者俱著該部查出另議具奏工部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將齊蘇勒原叅范周吳擅開黃浦閘放水一案照承審官所擬滿杖具題范周吳身爲汛員

明知二月間重運開行正需蓄水之際乃不候批詳將黃浦閘擅自開板放水寧無情弊若云運河水長恐礙堤工則二月初旬非發水之時亦尙非桃汛之候何至刻不容緩從前齊蘇勒以該道審擬未協批令嚴訊確情必有所見今尹繼善仍照原擬具題草率完結甚屬不合從來後任官接辦前任事件每多私心陋習不可勝數如前官保薦信用之員其人亦必有一長可取而接任者必苛求其短以示已之精明而於前任叅劾之案則往往委曲開釋以市已之寬厚至於地方陋規衙門積弊又瞻顧回護爲已身預留地步而不肯舉發此皆輕重顛倒是非錯置出於意見之私而非公正之道尹繼善題奏此案識見淺小陋習未除此案內范周吳開閘放水實情著尹繼善另行確審定擬具奏從前徇庇承審之員一併嚴察議奏以杜小人居心險薄幸災樂禍之惡習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有司官補授之時迴避本省蓋因地方密邇恐其中有嫌疑牽制等弊也朕思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北湖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中而幅員遼濶相距甚遠定制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原與隔省無異則官員選補不過有同省之名而並無嫌疑牽制之處必須迴避况旣係同省

則於彼處人情土俗較他省之人更爲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所裨益嗣後凡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撫統轄之內者不必令其迴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內者仍照隔省迴避之例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魏廷珍遵例自陳應用奏本而用題本魏廷珍並非不知條例之人且由學士至於巡撫歷任多年上次又曾經自陳而此番忽爾錯誤豈得謂出於無心蓋伊之意以爲外任文武大臣題本奏本誤用者朕間常降旨寬其處分而伊自知無邀免之理特有意誤用甘受叅罰使天下之人謂朕之待伊事事苛求而伊之獲譴皆屬無心之過假此一節以掩蓋衆愆其用心甚屬奸僞夫本章不合體式而免其察議者或係武職大臣不通文翰或係初經外任之員未曾諳習體格其情皆有可原又如督撫等有降級罰俸之案而寬免者亦因其人平日爲國家實心効力朕不忍以小過處分是以沛恩於常格之外凡此寬嚴輕重之間朕皆準情度理出於至公之心如魏廷珍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陌路者朕念其何長而寬其循例之處分今又將明知之例故意錯誤以干叅處人臣事君之道固如是乎著魏廷珍明白回奏

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備辦軍需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採買騾匹運送糧餉令直隸山東解京之騾陸續報到俱屬肥腴壯健據此則地方官之採買辦理實心用力可知著將二省解來之騾匹查明各地方官採辦之多寡及肥腴之高下分別等次交部議敘以示嘉獎其解送之員亦屬勤勞著一併酌量議敘從前議定每騾一頭給與官價十二兩今看所解騾匹甚好諒官價十二兩及每日喂養准銷之銀必不敷用其多添之費著經手之該州縣官據實報明該督撫該督撫照所用實數於本省存公銀兩內卽行給發不使絲毫累及民間亦不令州縣官有賠墊之苦但不得借此恩旨滋浮冒之弊著該督撫公平辦理因此次需用騾隻旣多而該地方所採買者又甚屬肥壯是以增給價值並令加恩議敘後不爲例其河南山西二省所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若能如解京之辦理妥協亦著照直隸山東一體加恩

又奉

上諭據岳濬疏稱山東觀城縣有盜犯林琳拘禁在獄其妻入監私給其夫銀兩林琳將銀付禁卒李玖懇其照看李玖卽乘衆人睡熟將林琳鎖鑰放開令其

越獄脫逃等語夫盜犯乃秉性兇惡之徒身雖繫於囹圄而作奸犯科之念未嘗止息况強盜之罪律應立斬伊自料難逃國法往往挺而走險妄希免脫則防範更當嚴緊今乃許其妻子家口入監探視此等不良之人乘機滋弊如串改口供暗通信息種種奸計不可枚舉嗣後當嚴行禁約不許往來再如盜犯劫奪其嫡屬豈不知情若果能勸阻於平時未必不可以使之改惡從善其聽從爲盜而不行勸阻者皆希圖得財分贓助盜爲惡者也嗣後積慣爲盜與屢次行劫之人其妻子嫡屬應如何分別治罪之處著九卿一併定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岑齊岱岑映宸父子二人名下應追贓銀據鄂爾泰奏稱岑齊岱已經病故應照例免追止追岑映宸應完之項所奏甚是刑部駁議必欲將伊父子兩案銀五萬餘兩一併著落岑映宸名下勒限嚴追若云欲使錢糧有著倘岑映宸力不能完是錢糧仍無著落况朕念伊祖岑祿曾有軍功已將岑映宸之罪開恩寬免今若照部議則將來不能全完之時仍將伊治罪乎抑再降旨寬免乎部議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涼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內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卽陞者亦有五年卽陞者所以恤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爲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委署近地展轉留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缺轉成閒曠之所矣此向日之積習衆所共知者近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等員則聞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年俸滿居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委不得使屬員巧爲規避之計以致要缺有閒曠之時倘有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查出定將該督撫及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董永艾索詐安瑞成一案經刑部等衙門將實情審出定擬斬罪洵不爲枉但據伊供在福建臬司任內得受節禮銀二萬六千兩伊居官劣跡甚多贓私纍纍其收受屬員餽送及取於地方者豈止此二萬餘金之數且其從前餽送允禩之物華麗豐厚衆所共知若非橫取於屬員富戶安能辦此今在部訊問



尚不肯據實供吐仍復巧詐支吾甚屬可惡著將董永艾家資抄沒入官其妻子入上三旗辛者庫當差其任內所得贓私及歷來餽送允禩之物著該部將董永艾及伊親信管事之人嚴行審問務令一一供出不得絲毫隱諱昨董永艾解京之時在途有意延捱顯係潛藏寄頓所有財賄而江南督撫范時繹尹繼善徇庇姑容聽其留滯不行催督且所審命案寬抑而督撫等扶同具題不行駁查明係董永艾者即交與范時繹尹繼善將董永艾任內所得贓私若干及如何寄頓藏匿之處一一查明追出倘再有隱瞞定將范時繹尹繼善嚴加議處董永艾所有婪贓之項

大抵取於福建者居多今福建泉州廣東潮州二處有修理城垣工程著將伊所有資財等項從該旗及任所查出者解往泉州潮州二處為修理城工之用

又奉

上諭據署湖廣提督印務岳超龍摺奏永順土民聚集多人控告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濫差妨農縱役強姦民婦又藉名皇穀勒賣兒女賠補苗衆約有二千人扎住永順城外臣現咨鎮臣周一德前往撫諭倘仍逞蠢頑不卽解散則應調遣官兵相機勦撫等語從前永順土司懇請改土為流朕屢次降旨不允後以該土司情詞懇切始勉從其請加以特恩竝令該地

方官撫綏苗衆和輯又安使之得所今土民聚衆妄行干犯國法雖係伊等秉性愚頑然亦必由該同知不能拊循之所致潘果係王國棟保題之員何以居官之劣如此今若交與湖廣督撫審理恐伊等瞻顧回護但云土司兇悍漸不可長而不能得其實情昨降諭旨令趙弘恩署理湖北巡撫印務趙弘恩平日熟悉苗疆情形著於到楚之時先赴湖南審理此案再令御史苗壽唐繼祖前往會同審訊其土民倡首之人自應查出治罪若潘果實有苛刻凌虐等情應置重典以彰國憲提臣岳超龍奏摺及土民控告呈詞欵蹟俱發與趙弘恩等逐一秉公訊問湖北巡撫印務著布政使徐鼎暫行署理俟趙弘恩此案審定之後再赴署理湖北之任

又四川提督黃廷桂奏報黃螂土司安插內地事宜奉

上諭各處土司呈請改土爲流者朕俱不允屢降諭旨甚明今據四川提督黃廷桂摺奏黃螂土司國保屢次具呈懇請題達且稱祖遺土地多被隣封侵佔兼以轄屬愚頑難以管教惟恐貽累子孫所有四子倘得學習禮法猶可成人等語朕念該土司國保素知遵奉法紀自會勦米貼軍興以來隨營効力更爲恭順其所轄土民亦無助逆惡蹟今屢次呈請改土爲

流情詞懇切既於伊身及其子孫有益朕不忍違其所請著給與守備職銜并賞銀五千兩爲立產安居之用其願居何處著該提督向伊詢問悉心酌議善爲安插俾其永遠得所以副朕懷

十八日奉

上諭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來褒忠錄功之典最爲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行間著有勞績及臨戎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國之人朝廷沛澤加恩惟恐不速乃近年以來部臣辦事遲緩因循往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卹賞之典俱致淹滯卽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勦南川北川青海

卓子山等處之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晰應行卹賞議敘祇因青海等處功加冊結內有原任巡撫王景灝同知張梅革職離任所造冊結無印可鈐部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卹賞之處一并稽延經朕訪察而後知之夫官弁例應議敘者不得早沾國恩固爲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未邀帑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將南川青海等處文武官弁兵丁速行卹賞議敘嗣後凡有出兵加恩之案其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應查之人扣除俟查明補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將此永著爲例又如從前進藏出征之官弁兵丁若

有預借銀兩而本身陣亡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除照例卹賞外其所預借銀兩概免追還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攜帶土宜一百石永著為例惟是運丁人等繁多素有惡習如偷盜米石掛欠官糧夾帶私貨藐視

法紀此向來之通弊也又如昔年浙江湖廣二省糧船因私忿小怨遂致操刃持戈殺傷多命又從前偶值回空守凍遂致縱容水手公然搶奪擾害居民此皆衆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以來內外臣工條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數百紙前又有奏稱販賣私鹽之弊在糧船爲尤甚有一種積梟巨棍名爲風客慣與糧船串通搭載貨物運至淮揚託與本地奸徒令其賣貨買鹽預屯水次待至回空之時一路裝載其所售之價則風客與丁舵水手三七朋分糧船貪風客之餘利風客恃糧船爲護符於是累萬盈千直達江廣私販日多而官引日帶等語觀此則旗丁之作奸犯科

誠難以悉數也朕年來屢飭該管官嚴行禁約又復念其勞苦疊沛恩膏近見伊等之惡習刁風亦漸悛改是以特頒諭旨嚴禁過淮抵通苛索之陋規復令增添攜帶土宜俾得多沾餘潤以贍家口伊等益當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為良善以免罪愆著總督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每船各給一張使運丁人等觸目警心以副朕體恤訓誨之至意又刑部議駁江蘇巡撫尹繼善題免運丁追賠銀兩應行全追奉

上諭旗丁等勒索銀兩內有僱覓水手置買篷索等項尹繼善所奏酌量免追甚屬明晰而刑部必欲駁令全追每見刑部遇有徇私關照之人不問錢糧多寡輒援引條例輕與開豁如無利於其間則必加意苛求借錢糧為重之名多方駁詰不知錢糧固宜慎重而國家辦理事務自有體統卽如近日岑映宸一案刑部必欲將伊父子名下銀兩一并勒追不過徒有追取之名究無完納之實此等皆有關於政體此本所議甚屬不合將本發還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凡各衙門奏本奏摺經朕覽閱內有折角發出者奏事之員俱應將折出之處請旨昨正紅旗都統蘇丹等具摺奏事朕折角發出伊等竟不請旨及朕思

及詢問伊等已各散去傳到時又稱摺內折角之處未曾看見自認疎忽大臣等奏事理應敬謹詳慎豈有發出奏摺而不留心檢閱之理似此等處尚不詳慎更於何事用心旗下大臣辦事疎忽大率如此朕每日訓誨猶不悛改著將蘇丹舒楞額鄂齊交部嚴加議處嗣後凡發出奏章有折角處而不請旨者俱交部察議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湖廣巡察王瓚摺奏驛站夫役一案既已會同該撫等以仍循舊例長養在站合詞具題又稱雖有長養之名實不能長養在站等語王瓚職司稽查驛站之任若確有所見與巡撫意見不同便當自行陳奏倘地方情形實是如此彼此意見相合已經合詞具題而又私具奏摺爲瞻顧遷就之詞則存心巧僞之甚王瓚自巡察湖廣以來所奏事件大率皆虛誕支吾苟且塞責看來不稱巡察之職著調取來京御史唐繼祖現奉差委審理土司事件俟審結之後卽著巡察湖廣地方至王瓚蒙混具奏之處交部察議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巡察御史苗壽等奏稱伴送暹羅貢使人員沿途違例勒索借端逗遛騷擾驛遞等語凡奉差人員

不許騷擾驛遞定例甚嚴朕又屢頒諭旨嚴行禁飭今廣東所差伴送人員尚敢肆行無忌甚屬可惡俟伊等到京之日將伴送管事之人員交與該部卽行拏問并行文所過地方之該督撫轉飭州縣等官將被伊勒索騷擾之處據實首報倘以爲已經應付之事隱忍不言或部中訊審時本人自行供出或由他處發覺定將隱匿不首之員從重治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爲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弘開羣邪屏息一切猖狂澆薄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卽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爲務以納忠廣益爲先旣命滿漢文武大臣密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具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

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嘗朕心實為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為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奸黠如崔致遠等不肯為都察院堂官管轄遂邀約同官密行告訐狂妄恣肆詆毀大臣思欲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廷廣眾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結黨營私之謝濟世阿附李紱蔡珽等劾劾田文鏡貪贓納賄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又如汪浩之請改選法輒欲輕變舊章錢廷獻之條奏本省命案等件擅作威福於鄉里其餘則撫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為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譽歸之於已以



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爲甚人  
臣事君之義固可存此等狡詐之心乎自古以來言  
官以進言爲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  
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爲朕之耳目使民  
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韜置  
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之弊如此近來露章  
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奚待朕之指示  
宣諭耶然朕之再行訓飭者誠以言官有補闕拾遺  
之職切望其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  
成蕩平正直之風如此則科道不愧諫議之官國家  
得收納言之效豈不美歟倘復蹈昔年之故轍則有  
害而無益也著詢問科道等伊等之意仍欲似從前  
密奏乎抑欲照近來之例祇用露章乎若欲仍行密  
奏著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

又福建巡撫劉世明奏革銅山營左哨千總高炳  
章出洋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捏報溺死親丁希圖  
掩飾照例治罪奉

上諭查定例內戰船因公擊碎者該督撫查明保題免  
其賠補動支錢糧修造等語今千總高炳章因出洋  
巡哨遭風飄失船械正與因公免賠之例相符不必  
因溺死親丁而後可以邀免賠補也高炳章身爲武  
官豈不知海洋戰船之定例其所以誤報親丁溺死

者據伊供稱本夜遭風壞船之時衆人跳過商船比時查點不見親丁鄭朝一名卽具文稟報後因鄭朝挾板浮出得免閱二日回營未曾再行詳報等語此處自是實情高炳章旣係遭風遺失器械而劉世明引平時遺失器械之例定議治罪似屬過刻賠補之處悉行寬免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爲蛋戶卽猺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河路俱有蛋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蛋戶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蛋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爲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蛋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蛋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爲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

又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學士惠士奇前任廣東學政時該督

撫人人稱揚其善巡撫年希堯極力保薦乞再留粵三年是以復令其留任嗣後督撫等亦無不交口稱揚譽言日聞於朕及差滿來京進見時見其舉止輕佻奏對不實至問以地方利弊茫然不知問以官員賢否亦一味含糊惟極力袒庇方願瑛又薦一年邁不能出仕之人求朕旌獎似此居心行事與朕前此所聞迥異况在粵兩任未聞陳奏地方利弊一事其為沽取虛名視國事如膜外諂媚督撫致令越格保薦也明矣其人甚屬巧詐朕留心細加察訪其在學政任內亦並非一塵不染之人從前將伊留任三年竟為所欺矣似此巧詐奸詭之風不可不遏著交與祖秉衡令伊修理鎮江城垣効力以贖欺詐之罪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湖南常德府屬之武陵縣宿郎一堰週圍約四十里逼近洞庭湖西汊地勢低窪明代隆慶年間堰堤潰敗糧賦虛懸至康熙五十三年湖南荒額田畝奉

旨全墾於五十九年陞科經知縣陳敏查補外該堰田地實缺額糧六百五十石比因隄廢田荒糧攤合邑公完後經知縣陳沆詳委經歷翁旭丈勘共丈出田地一萬二千一百餘畝於雍正四年起應按糧科徵銀三百四十兩零請免合邑攤賠照舊徵收查當日翁

旭丈勘時將湖坪草灘及久荒之區概行詳報陞科原屬朦混續據署事知縣陳哲詳稱前項報墾錢糧除雍正五年奉旨蠲免外其四六兩年錢糧按冊催徵分釐無完實因從前勘報不實更兼四五兩年連被水淹是以無可著追等情臣等隨行布政司轉飭該府縣確勘去後茲據布政使趙城等詳據知縣永泰親往確勘實丈出成熟田地共五百八十五畝零科徵銀一十六兩零現有花戶承辦其餘實係久荒難以開墾亦有墾後仍被水淹拋荒所有拋荒糧銀三百二十四兩零實屬無著仍請合邑均攤至該堰堤塍除上年兩次發帑興修現資捍禦高區成熟田畝外其餘廢堤地居洞庭下流即使堅築恐風浪易侵斷難捍衛等因詳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我皇上念切民依凡事稍有不便於民者無不反覆推求務期允當臣等用敢據實密奏等語朕覽邁柱王國棟所奏甚為明晰武陵縣宿卽堰堤岸濱臨洞庭地勢低窪旣難修築則淹沒之田地何以責令輸納錢糧若將此項難徵之糧派令通邑均攤完辦亦屬不可著將每年額賦三百二十四兩零悉行蠲除其雍正四六兩年舊欠暨本年錢糧亦全行豁免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

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三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楊鯤奏請將四黨口稽查私販之守備撤回本營其員缺揀選試用之藍翎待衛前往等語夫藍翎待衛若果可差委巡查私販即可辦理營伍事務何必調換多此紛更况藍翎待衛命往試用亦非常行之例楊鯤此奏甚屬率意不合著將本發還

初三日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覆奏科道輪班條陳不必舉行如有不便露章者仍行密奏奉

上諭科道等所奏朕已深悉其不肯輪班密奏者必出於滿洲科道之意從前朕令三品以上大臣輪班密奏而旗下武職大臣以無可條奏爲大苦大難之事其中竟有各處訪求下及於所屬微賤之人冀得一言一事以塞輪班之責者聞者皆爲嗤笑今朕之所以將密奏詢問科道者並非因國家政事有不便見於露章之處也蓋曲體伊等之情或有所瞻顧而不敢明言或有所牽制而不能直達故特令密奏俾伊等得以將其忱悃耳今科道不欲輪班密奏而云倘有不便露章者則用密摺此介在兩可之詞苟且自便之術也况平日既不輪班逾時而忽密奏倘所奏之事見諸施行則皆可揣度以爲某人之陳奏與露章無異謹恪者仍生畏懼之心而不肖者更得藉以爲作威作福之計矣科道等又稱皇上至聖至明於天下大小事理無不周知洞悉斟酌咸宜等語夫天下之大兆民之多百官之衆庶務之繁豈能經畫周詳敷施悉當而科道陳奏云云伊等能保天下之政治官方一無闕失乎倘伊等以爲可保則將來凡有乖舛失宜之處當於伊等是問也朕以伊等或願密奏或但用露章降旨詢問而伊等含糊具奏不合著公同另行覆奏

又刑部議奏私鑄之劉四海等擬斬立決奉

上諭劉四海以鑄鏡爲業因貧窮謀食起意鑄錢同夥  
不過二三人所鑄之錢亦止九千二百文與大夥公  
行私鑄者有聞劉四海王四海郭二著改爲應斬李  
文榮著改爲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初四日奉

上諭前歲據齊蘇勒奏稱朱家口等處自漫口堵塞之  
後淤出沃壤甚多隨經丈出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地  
共計二萬二千餘頃已按則陞科民情踴躍今據尹  
繼善密奏言前年勘丈新淤之地因派委之員辦理  
草率所報之數未盡確實有新墾之田不敷報勘之  
數而以新糧攤於舊地者夫清丈地畝原爲便民息  
訟之計若勘報不實或致賦浮於田則小民難於輸  
將非朕惠愛之本意著尹繼善會同范時繹遴委賢  
員再加確勘據實陳奏

初六日奉

上諭上司之於屬員遇貪贓枉法蠹國虐民等事自應  
卽行叅劾不容遲緩若舉動粗疎禮儀錯誤此等無  
心之過則當申飭教導令其悛改或於朕前摺奏待  
朕降旨訓誨之此乃爲國家愛惜人才以情理課吏  
之道也憲德以知府王滂於考驗武弁齊集之日在  
座酣睡肆然無禮特疏糾叅此舉過於苛刻從前趙  
申喬於

聖祖仁皇帝親試武進士騎射之時與諸臣坐班公然睡

去

聖祖仁皇帝尚矜其年老止加以訓誨未曾交部議處今

王濬賦性粗率又因望七之人精神不足以致失禮

於上官之前只應面加訓飭使之省改不應以此小

節急切見之於彈章也至於王濬向憲德稟稱高維

新之語憲德體察所稟是虛此一節事或係王濬誤

聽人言或高維新本有此意而不露圭角於憲德均

未可定若因王濬誤稟即重加譴責則屬員有所見

聞皆不敢直達是自蔽其耳目矣為督撫者不拒絕

屬員之言而又胸有定見不為所惑方可以收羣策

之益但憲德因怒王濬失禮即據實奏尚是憲德

直爽之處若合怒於心目前隱而不發將來苛求他

事以嚴劾之則險薄甚矣督撫等倘有如此居心者

即暫時朦混究難逃朕之洞察必獲重譴也王濬不

便仍留川省著來京以京官補用成都府知府員缺

即著憲德於通省人員內揀選題補

又奉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惡若好為賭博

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費家貲品行

日即於卑污心術口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

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鬪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



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卽迷而不悟且甘爲下賤而不辭亦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尙未止息者則以尙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尙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爲之子弟在旁見而傲之家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傲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卽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泛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拏懲

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爲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各聞知

初八日奉

上諭吳璉芳圖姦子婦胡氏以致胡氏羞忿刎頸不死復行自縊又毆打婢女夏姝斃命巡撫魏廷珍將吳璉芳照親屬強姦未成律擬發邊衛充軍刑部改照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兩擬輕重不倫魏廷珍見部中所改將以爲殘忍乎或以爲苛刻乎據魏廷珍所引之律乃強姦未成之條而置人命於不問且吳璉芳名列膠庠事關倫紀若照魏廷珍所議歸結果足以服人心而彰風化乎在魏廷珍如此具奏必有意見或係按察使劉柟定擬轉詳或係魏廷珍曾經授意著魏廷珍劉柟各行明白回奏

又江蘇巡撫尹繼善奏桃源同知張充國賄囑查看河工侍讀學士西柱經西柱咨明應將張充國革職究問奉

上諭此所參張充國著革職其侵帑行賄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追擬具奏營求賄賂之風實吏治官方之大患屢經降旨嚴禁而此弊尙未改除者所謂下愚不移也若非公直之人據實舉發不

爲徇隱難以懲邪僻而儆將來年來惟鄂爾泰會叅屬員請託之事今西柱將張充國行賄之處據實咨明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具奏

初九日廣東總督孔毓珣叅奏副將湯寬婪賄各款奉

上諭湯寬已陞授金門鎮總兵官朕覽孔毓珣叅奏湯寬疏內稱把總陳祿帶賊陳意欽做線陳意欽脫逃湯寬聲言揭叅陳祿陳祿送銀五十兩得免陳意欽亦經獲回等語陳意欽既經緝獲則陳祿無罪湯寬之不行揭叅未必由於受賄也疏內又稱湯寬得受李文先銀八十兩隨將伊補馬戰兵又拔外委把總

等語夫招募兵丁拔補千把若果湯寬營私納賄則所屬之中豈止李文先一人何以此外無可叅劾此款亦涉疑似至於出門赴省收受屬員路費乃武職陋規非枉法婪贓可比嘗見水師武職不能固守清操者頗多想湯寬尙未滌除此習也孔毓珣因向日曾經保送今不敢以其過小而爲容隱朕念湯寬人材壯健且熟習水師才具甚屬可用著將孔毓珣所叅之處免其究問倘湯寬日後居官再以操守不固被人糾叅或經朕訪聞定行嚴加治罪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署禮縣知縣董興國揭告署鞏昌府知府徐洹瀛請令質審奉

上諭董興國以微末之員於署府徐洹瀛揭伊劣蹟之後捏揭徐洹瀛曾經索借銀兩以爲反噬之計似此則以後上司不敢揭報屬員矣此風斷不可長況董興國所犯罪款已經一一審實有應得之罪若再將此案究出誣捏情由則其罪更重且以微員訐告上官而卽令稽留對質亦屬非體著將董興國捏揭之處不必究問令徐洹瀛卽赴延安新任

初十日奉

上諭準噶爾世濟兇頑心懷叵測將來必爲蒙古之巨患貽國家之隱憂是用發兵聲罪致討上承

先志下靖邊陲師出有名事非得已兩路軍機朕籌算者

久矣其軍需一應事宜交與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爲辦理其西路辦理事宜則專於總督岳鍾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經理二年有餘而各省不知有出師運餉之事今覽岳鍾琪所奏備陳十勝之情形非忠誠爲國費數年苦心深謀熟思者不能及此然軍務所關重大朕不敢預言其必然惟有加倍敬謹仰懇

上天

皇考鑒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又奉

上諭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聞山東車騎營兵李中

倫拾金不昧一事甚屬可嘉講讓興廉最爲美俗而師旅出征尤以人和爲貴今李中倫拾取遺金知爲恩賞軍士之物卽時稟知該管將弁情願給還本人似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惻自能感格

上天俯垂默佑朕聞之深爲喜慰慶幸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獎並傳諭內外直省兵丁等果能聞風慕義共登善行必仰蒙

上天之賜同受國家之恩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偷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強橫之紳士始粵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尙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之事紳士一一爲之無怪其漸染成風寢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欽命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祇恐小臣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業蒙俞旨伏思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瘴江烟島悉土

悉臣誠得被蒙聖恩一例添設俾之勤宣德教力返淳風於地方宜有裨益等語朕思謹厚爲風俗之本紳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閭閻共敦仁讓之風必賴本鄉之紳衿領袖身體力行爲庶民坊表則觀感興起朝夕漸摩風俗可歸於淳厚若紳士肆行不法作奸犯科是以不善倡率鄉里也彼爲民者見紳士之身通仕藉名列膠庠而所行尙然如此則相率効尤愈趨愈下無所底止在紳士貪一時之勢利而不知風俗日至於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亦自覺赧顏否著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又刑部奏毆死胞兄趙希一之趙希二照律斬決奉

上諭據稱趙希二與胞兄趙希一久已分居緣趙希二胞弟趙希四病故遺妻范氏貧難孀守欲圖再醮因有人議親趙希二邀兄趙希一來家押字希一欲索押字銀三兩趙希二諫阻以致角口互毆將伊兄打傷殞命等語弟毆兄死乃倫常之變法無可貸但此案情節尙有應行詳察之處若趙希二將弟婦留養在家本欲改嫁以圖獲利而又不分給希一押字銀兩則情甚可惡倘平時希一不能照管希四夫婦而倚食於希二及至范氏改嫁之時又欲強分財禮以

至希二不服則希二情尙可原著該撫將其中情節再行確訊詳查秉公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叅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於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有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朕卽位以來於用人之際至公無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卽以田文鏡謝濟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鏡在

聖祖

仁皇帝時爲內閣侍讀學士朕從未識其面亦并未

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華山回京陛見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陳奏備極周詳朕以山西被災其時之巡撫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聞而田文鏡以奉差經過之員念切民瘼直言無隱其忠君愛國之忱悃深屬可嘉遂令田文鏡前往山西撫綏賑濟伊到彼果能盡心辦理是全活山西數萬生靈之命者田文鏡之力也於是將伊授爲山西布政使令與諾岷協衷共濟而山西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調任河南布政使未幾擢爲河南巡撫現今授以河東總督之任數年來實心任事正已率

屬洵爲公忠體國之大臣夫以素不識面之人見其陳言敷政有益於吏治民生遂於一二年間擢爲巡撫深加信任尙可謂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紱蔡珽與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結黨行私營求報復而謝濟世奸惡狼戾聽其指使叅奏田文鏡貪贓納賄任意誣讒借直言敢諫之名行其排擠傾陷之計朕當謝濟世陳奏之時立即洞燭其奸拏交刑部審問奸謀鑿鑿敗露朕尙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職發往軍前効力贖罪一時在廷諸臣無不以爲至公至當似此尙可謂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乎至於朕心并無私好私惡惟以其人之善惡爲好惡以衆論之是非爲好惡何嘗預存成見於胸中卽如引見各官有見其才具似優者亦令該上司試看有見其人似屬平常者亦令該上司試看並諭令該上司秉公考課不必存迎合瞻顧之念是以各員蒞任之後或朕旨曾獎其優而督撫叅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爲平常而督撫保題稱職者亦有之朕未嘗以一已之好惡令天下督撫以阿徇而各督撫亦能仰體朕意從未嘗以朕之好惡漫爲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可謂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乎如浙江巡撫之任前此三年之內七易其人今得李衛公正之臣自久任不易也



又如直隸總督西安巡撫之任數年來更易甚多至  
今尙未得其人至若田文鏡之在豫省鄂爾泰之在  
雲貴岳鍾琪之在川陝地方寧謐吏畏民懷是以田  
文鏡加爲河東總督鄂爾泰加爲雲貴廣西總督凡  
此皆以萬民之好惡爲朕之好惡毫未嘗自任其私  
安可云拂人之性也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  
則肆行誣叅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  
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爲之  
報復乃真顛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  
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蓄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  
謬妄至於此極可謂下愚不移者矣夫拒諫飾非之  
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  
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陰狡惡之邪論豈  
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  
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躬進諫者何言朕  
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  
誣陷良臣之外尙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  
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効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  
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  
定議具奏

又科道巴德保等遵

旨將伊等輪班條奏之處公同酌議仍以無庸輪班合

詞具奏奉

上諭據爾等科道覆奏稱不敢輪班密奏者誠恐拘於班次限於奏期無可條陳撫拾細事冒瀆聖聰等語朕現諭部院旗下文武大臣輪班條奏其所言果皆撫拾細事冒瀆朕聰乎如爾等以輪班密奏爲撫拾細事冒瀆朕聰則輪班爲不可行矣旣不可行則文武大臣之輪班條奏爾等卽當奏請停止乃又緘默不言何也據爾等奏稱皇上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辦理妥協等語朕於天下之事無不周知者以集思弘而進言之路廣也若如爾等之無所陳奏朕雖欲周知天下之事其可得乎爾等職司言路此所奏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

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棍強紳劣衿包攬侵蝕者朕若訪聞必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爲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官爲養廉之資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卹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并蠲除是民雖邀額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蠲免錢糧爲不便於己心懷悵快卽此意也著於庚戌年爲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爲例

十四日奉

上諭柳國勳名下應追扣存工料工食等項銀一萬四

千餘兩乃沿督地方陋規與贓私有聞情尙可恕朕念其先世効忠殉難節義可嘉著將此項銀兩從寬豁免并令柳國勳來京該部帶領引見

又奉

上諭單疇書謹慎老成操守廉潔辦理寧夏渠工實心効力今聞溘逝深爲憫惻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外著通智將彼地修工銀兩動支一千兩賞給爲歸途之用回籍之日准其柩輓入城寧夏渠工等事著右通政史在甲前往辦理

又山西巡撫石麟奏吉州知州李璵蒲縣知縣蕭藻鄉寧縣知縣蒲鳴鳳蒲縣訓導衛九疇彼此互

揭請解任審擬奉

上諭李璵蕭藻蒲鳴鳳衛九疇彼此互揭一案該撫石麟旣稱研審之下虛多實少又將四人一槩奏請革職嚴審是誣告之人與被屈之人一同受罰矣於情理殊未允協著該撫就近體察悉心根究倘其中有情節可疑而不據實供吐者再行奏請革職嚴審庶情理得平可成信讞

十五日奉

上諭我朝建極綏猷遐邇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親乃逆賊呂留良嚴鴻逵兇悖惡亂無父無君著書顯爲謗訕於本朝之大統肆爲詆斥之詞於我

聖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澤偉烈豐功任意爲誣讒慢詛之語其猖狂妄幻肆無顧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諭旨將伊等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諸臣公議治罪至於嚴鴻達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自其祖父已在覆幬化育之中非祇身被德教者可比綱常倫理之大義尤當知凜乃墮惑逆黨之邪說習染兇徒之餘風亦懷不逞附會詆譏如所編雜志內錄沈崑銅詩云那知雁塞龍堆婦翻補旃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查此詩係沈崑銅作於本朝之初年已爲頑梗不法後來爲臣子者見之當痛斥其逆妄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尙述之爲美談乎以御服爲旃裘固屬悖亂而稱蛙聲莽年是卽呂留良若論五百年間事紫色鼃聲總正傳之句以王莽篡弑之歲月指擬本朝比之於閏統是沈在寬與呂留良黨同叛逆彰明較著矣又云楊大都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爲楊孝帽後其子清時貴爲題銘旌忽被怪風裂去此與嚴鴻達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沈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爲慕效梗化之民造作詭異之說且沈在寬生於本朝而稱清時竟不知其身爲何代之人履何代之土在悖已極此又沈在寬與嚴鴻達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

又所錄杭純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唐  
原隰哀其所謂却聘者何人痛哭者何事又錄黃補  
菴詩云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黃補菴  
係何人何以憤時嫉俗以陶潛之但書甲子併為多  
事而以雍正三年為怪也此雖非沈在寬之詩然古  
人賦詩見志其手為抄錄必有與已見相同者至其  
自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  
洪水誰為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為狂  
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餘年黃運兩河時時  
潰決生民日有淪為波臣之懼我

聖祖仁皇帝時屢憂勤詳示方畧

躬親相度至於再三凡所以修築捍禦之策疏濬導刷之  
宜悉經

睿慮精詳盡美盡善以致川流循軌黃水安瀾數十年來  
堤工鞏固億姓永無昏墊之虞共享平成之慶迨朕  
紹膺丕緒恪遵

謨烈加意修防仰荷

上天眷佑七年以來河流咸歸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暢  
三省運道通行無阻至於北直畿輔之地南省浙江  
等處凡有海塘河渠以及應行經理水利之處皆漸  
次興修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府事修和桑麻徧野此

時之神州何處可指爲陸沉又何地可指爲洪水乎  
且沈在寬云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  
何人疆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  
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  
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  
爲事其罪實無可追著交與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  
供具奏

又奉

上諭聞得外間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  
禁回民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間竟有私宰  
耕牛之事此必奸人造爲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  
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  
生無一事爲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約黃銅所  
以裨益鼓鑄流通國寶朕豈別有需用黃銅之處耶  
今雖定一品大臣准用黃銅器皿之例而朕宮中與  
部中凡有所鑄造亦令不必用黃銅如禁賭博所以  
端人心而厚風俗賭博之爲害於風俗人心朕已屢  
降諭旨言之甚詳且悉自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  
不以禁約爲當也至於禁宰耕牛以耕牛爲農田所  
必需墾土播穀實藉其力也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  
苦宰耕牛以妨穡事乎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  
用其餘亦一槩不用牛肉矣年來自禁黃銅之後而

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場聚眾者亦畧知畏懼歛跡矣自禁宰耕牛之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者今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既行之有效爲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爲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如不能實心奉行而置民生於膜外者必非良吏也如不能仰體朕心而陽奉陰違以蹈法網者必非良民也百姓中惟回民以宰牛爲業試思貿遷有無百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爲此犯禁傷農之事自甘爲頑梗不化之民乎國家豈有因一二遊手回民無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務本良民之生計耶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今訛傳宰牛開禁之語必係爲匪奸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曉諭京城直省並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耕牛及造爲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即鎖拏按律盡法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議處

十九日刑部奏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題南安叅革知州王志正等援

赦免罪釋放奉



上諭王志正係侵盜錢糧擬斬之犯非那移等輕罪可比雖援恩詔赦其死罪然雍正三年內曾有諭旨若援赦免死之犯有應追錢糧三年不行完納再監追三年今王志正名下應追錢糧朕從前雖准鄂爾泰之請豁免但其應否釋放之處鄂爾泰自應請旨定奪今鄂爾泰遽以免罪釋放具題甚屬朦混著交部察議具奏刑部議覆時亦應分晰明白定議具奏乃悉照鄂爾泰所奏議覆尤屬草率著將王志正應否釋放之處確議具奏申稼那移出納還充官用其罪較輕著照所議歸結

又陝西總督岳鍾琪奏報陝甘二屬採買騾匹用

過銀兩奉

上諭前因直隸山東解京騾匹臆肥力健是以加恩將各地方官交部議敘並令增給價值其河南山西所辦騾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奏已降諭旨此所奏陝省並甘屬分買騾頭俱著交與岳鍾琪一併據實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從前官員等居官聲名不好者令其於公事効力以示懲儆但此等効力人員其任內若有虧空應追之項屢降諭旨卽准其以捐過銀兩抵補今張連登既會捐銀十六萬兩著准其抵補伊名下應追各項

餘俱從寬豁免伊子張珠等免其治罪

又奉

上諭總督李衛之母汪氏訓子成名壽逾大耄前已降旨照伊子尚書品級給與封誥以昭特恩今伊子來京陛見未及回任而聞溘逝深為憫惻著賜祭一壇令署督性桂致祭李衛著在任守制給假兩月料理伊母喪事其各任印務暫著性桂蔡仕廂等照前署理

又

諭內務府本月二十二日大兵陸續起行著派內府司官執事人帶領錢糧直抵張家口沿途預備梅湯米水暑湯不必動用地方錢糧每五里搭蓋蓆棚等項仍令地方官協同預備

又刑部議覆直隸總督楊鯤題奏盜犯大郭三禿子一案大郭三禿子自行出首應照例減等其餘盜犯仍照前例分首從定罪奉

上諭大郭三禿子既經自行出首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前因畿輔重地理應倍加肅清而直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是以降旨令將直隸盜案仍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後因定例伊始鄉僻愚民未必人人盡知若一槩置之重辟於心實為不忍是以將直隸盜案亦暫照各省盜案分別斬決發遣二項

歸結原冀愚頑之輩感恩畏法遷善改惡共爲良善之民也乃年來直隸盜案雖似畧減而仍復不少且有所得贓物甚微者此案卽明証也旣皆非積盜行劫數次之人而甘心罹於重法朕推原其故必係地方有司未將從前首從皆斬之諭旨愷切詳明通行曉諭使遠鄉僻壤咸共知悉是以伊等罔知儆懼復蹈前轍耳用是再頒此旨著直隸總督轉飭所屬通行宣諭自庚戌年爲始直隸境內再有爲盜劫之事者定照首從皆斬之舊例行如地方官仍疎忽從事不明白通行曉諭將來事發一併嚴加治罪

又工部奏大兵起程請派本部司官二員會同地方官修理昌平州一帶道路奉

上諭所奏是著只會同地方官辦理毋得動用地方錢糧及民間夫役爾部派出賢能司官將部發錢糧齎往僱夫敬謹修理再將溝渠道路踏勘如有應修之處亦行修理著法保喀爾紀善總理查察俟六次兵馬經過後回京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雲南兵丁李應芳金貴民人彭士奇三人均有拾金不取之義舉朕思邊遠民風質樸必無巧詐勾捏情弊且近省雖屢有還金而蒙恩優賞者滇省微末兵民亦未必聞知此等自出伊等

向善好義之本心朕日望民風之同歸於善聞此甚為喜慰李應芳著賞銀三十兩金貴著賞銀二十兩合鄂爾泰驗看若二人人材可用著遇把總缺出拔補彭士奇著賞銀五十兩給與九品頂帶此所賞銀兩著鄂爾泰於滇省公用銀兩內動支卽行賞給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摺奏本年五月內大庾縣因驟雨暴發山水人口被淹二十九名房屋冲塌二百餘間又南康縣亦因驟雨發水被淹兵丁一名婦女一口其民人住居低窪者冲塌土牆房屋七十餘戶朕聞之深為憫惻除張坦麟已動公用銀六百兩委員賑濟外著再動公帑銀四千兩令布政使李蘭親往二縣悉心查勘分別被水之輕重逐戶賞給務令均霑實惠各得安居以副朕矜恤窮民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河西務河堤漫開附近之田禾廬舍或有被淹傷損之處朕心深為軫念戶部速派賢能司官帶帑銀二千兩前往悉心查勘賑濟務令各霑實惠

二十五日戶部奏蔚州新改直隸該年錢糧應否另蠲奉

上諭蔚州既經改入直隸其應蠲銀兩著照直隸蠲免

分數另行蠲免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誹議時政叅奏前來陸生楠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背謬之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料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摺內之語詰問之云爾奏稱人之所以爲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於國家者

德也才可以行善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語古者才德並重以體用原不相離但才顯而德藏是以古來用人皆因才器使孔子曰舉賢才書云任事惟能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任之皆言用才未聞論德也然天下實有才之人卽有德之人蓋凡人材質明敏必能辨別義理通達事情故天下未有有真才而無德亦未有有真才而無守者爾引有德者必有言之語謂用人但當論德不當用才有何確見陸生楠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夫自古有才之人其

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未  
有有才之人而不小心敬慎者若輕意肆志乃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豈可以此槩天下之才乎陸  
生楠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君子不自  
表見於大庭廣衆亦不寬假於暗室屋漏凡以知天  
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等語爾意以爲當取人於暗  
室屋漏而不當取人於大庭廣衆乎夫自古以來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未聞不在大庭廣衆者鄉舉里選  
旣博採輿評若采疇咨亦徧詢廷論書曰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又孰非得之大庭廣衆者乎至暗室屋漏  
乃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聖賢之所謂不愧暗  
室屋漏者乃言謹獨之功雖人所不見亦不敢自寬  
耳此幽獨之地雖父母不得而知而謂人君用人欲  
窮其底蘊於不見不聞之地乎爾此段有何說陸生  
楠又默然不能對朕又問伊云爾奏稱五經四書中  
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語夫佛老之爲  
教乃獨善其身之道無關於治世之大經大法朕自  
卽位以來並未嘗崇奉佛老試問黃冠緇衣之徒何  
人爲朕所聽信優待乎爾牽引經書以傳會佛老之  
教且以用人之道忽引入於佛老感應誠不知爾是  
何見陸生楠又默然無一言而聞朕教訓之下轉有  
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合以主事試用者蓋以其

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悔改也後伊  
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之心且傲慢  
不恭顯然逆抗之意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  
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陞補而陸生楠  
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卽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伊  
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  
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  
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此等不法之人所以發往  
軍前者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  
凜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  
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皞淳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  
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楠素懷逆  
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  
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  
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啟行之時  
朕諭以軍前効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  
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  
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楠所著之書悖逆之  
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  
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  
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  
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創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

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卽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衆建親賢以叅錯其間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皆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啟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豈其力量足以混一宇內哉天時人事有不能不合爲一者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爲公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爲公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有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於元氏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幘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至若



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而陸生楠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日下竟如是等語夫孔子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爲深憂孟子亦極言諸侯放恣之禍前人之心昭然可知乃至於今而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楠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楠能明指之乎又云日下竟如是不知所謂竟如是者陸生

楠果有所見耶又何解也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楠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也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楠之流實天下所不容雖之海外亦足以自殺其軀而已何得以人心之異於前人爲慨歎哉且陸生楠等東南之人多希冀封建自謂天塹之外可擇便安處而塞外邊患自有西北中州諸省爲之捍蔽耳不知明代之時西北各蒙古皆爲勁敵所在蹂躪在明代二百餘年以中國全力禦之而不能支若以邊防專委之西北中州之人復何能

捍蔽一二乎西北中州既已不支而東南之人又可  
能安枕乎是陸生楠之心與禽獸無異何知前人之  
心與後人之心乎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  
孔子稱鄭之爲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  
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  
下統於一相旣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  
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  
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宋以來  
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  
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  
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者由其逆心日熾

耳聞目見無非幻怪之境也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  
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  
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胄子之文禮有文王世  
子之篇儀文明備教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  
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穡艱  
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  
一理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  
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蠱之時  
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  
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  
陸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

意借鈎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

宗廟

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係也豈可易言乎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則將何以處之乎前代人主冒昧建儲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致激為多故者史冊歷歷可稽如明王錫爵疏爭國本章數十上徒自為名譽之計子孫祿位之謀耳其後竟立泰昌致成傾覆是王錫爵於明之宗社有害而無益實明代之大罪人也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為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啟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預建儲位而我

太宗文皇帝繼位丕承恢弘大烈

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曆綿長凡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纘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卽自縱逸

不勤於學寢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尚知立儲之不易況我朝

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夫人君爲天下擇人凡一州縣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況儲貳關係

宗社蒼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設建之不得其人則必招天下後世以付託非人之議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奸逆狂瞽以輕動國本之譏乃慎重詳審不早建儲又致陸生楠輩有無本之國之謗大抵議建儲者出於偏見不過井蛙管窺之見而如陸生楠之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具狗彘不若之肺腸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

德宗歷序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旣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收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曠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也豈曰兵制盡善而可爲後世法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雖分爲二

而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  
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  
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奸禁暴外  
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  
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  
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  
終幼孩得遂長執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  
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  
利也多矣而陸生楠之爲此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  
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  
更制以紊亂軍政或可遂其叛逆之謀耳所謂執左  
道以亂政言僞學非以疑衆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  
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  
者幾希等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豈有可幾幸之理  
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  
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諉之於天也後  
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向爲而  
望天幸乎陸生楠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  
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  
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  
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  
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

未有天子而不尊者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卽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楠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楠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彼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怨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卽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宋相李綱有小人讒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知人之過而亦無教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合叅揭相臣之理況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

大臣之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  
肱股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旣得其人而  
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  
詐教人以讒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懷邪  
便當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  
從門戶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  
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  
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  
則庶幾無悞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決  
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此內外臣工所共知者陸生楠何爲而有此譏議乎  
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  
然亦不可無術以防之等語夫誠能生明舍誠之外  
更有何大本可立今云以術相防君臣之間豈容絲  
毫權術乎至於三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  
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諮謀  
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  
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  
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  
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

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則惟有端居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以天下平也文章性道一以貫之平庸之中自可馴致聖神功化之極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若謂聖學之功從篤恭無爲做起則是必如唐文宗之垂拱明萬曆之深居百務盡隳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矣何本末倒置後先失序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一至於此又其論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疎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予思日孜孜又曰日昃不暇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治者也且從來論君道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名卽秉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卽爲禍源矣而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夫天下大器



萬幾重務一一躬親猶恐智慮未周而經理未及若  
悉以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有此才全德備可代天工  
敘百揆之一人乎且旣云不人人而察事事而理則  
所謂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者又於何而用其心豈獨  
坐宮庭潛思默運而已乎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  
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  
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  
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  
節爲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異罇順  
從是以自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卽有王道使  
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  
事功至力衰而志墮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  
猷入告於爾后乃朕所日望於大小臣工者卽位以  
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  
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  
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歷代有  
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肆直爲朋比  
如漢之梁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魏戶是也若  
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而陸  
生楠以異罇順從爲譏且云力衰志墮未有能如其  
初陸生楠旣知絳度數諫爲美何以書寫履歷不盡  
言極諫愷切敷陳而爲頌聖膚詞又無一著實語以

指摘時政缺失乎已上皆陸生楠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告諭在廷諸臣夫陸生楠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朝選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謂宜感恩戴德勉思報効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顏色遠逐邊塞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編摩其意惟以搖惑衆心擾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懣何自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狡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踪跡詭秘以此知其應舉必係懷挾作弊行險僥倖之徒且以謁選知縣從優補授主事而不知感禡其頂帶使之効力軍前以誨戒之而不知改仍肆行謗議以洩其憤怨罪大惡極情無可道朕意欲將陸生楠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稱前奉恩諭陝屬設立社倉一事於雍正四五兩年司庫耗羨銀內發各州縣十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共採買穀麥三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五石零計州縣小者二三千石大者七八

千石儘足設立社倉每年借放之本尙存銀八萬八千七百餘兩分發各處蓋造社倉約以京斗一千石爲一社每社倉一所不拘房屋間數總以足貯二千京石爲率請勅下署督臣查郎阿撫臣武格於各州縣四鄉分社建倉令同社各村堡之老民公舉倉正倉副經管本社倉糧合計陝屬州縣約買糧四十萬石其應建社倉四百餘處務於今歲秋冬辦造齊全將糧石分貯惟是地方督撫州縣作何奉行則爲利爲病之分途端以在官在民爲大要今陝省大僚皆不知臣原奉恩諭之由但見從司庫發銀旣存兢懼之念又見積貯虧空處分之嚴例每遇州縣請領社倉銀兩撫藩過於慎重誠諭甚嚴州縣亦懷貽累之憂將所領銀兩不肯交與倉正倉副仍勒令里甲採運又有令胥役家人幕賓收放者始而勒買旣而勒借陝省百姓竟呼此項穀麥爲皇糧不知立社倉之恩意臣以設立社倉聽從民便之語再四曉告諄切叮嚀不遺餘力無如大小官員謂臣言茫無憑據嘖嘖訾議其所以然者祇以因民所利之明詔未頒是以在官在民之界限不定伏祈特頒社倉諭旨交督撫恭錄鑄石每一社倉頒發一本張掛曉諭臣又謹擬社倉條約亦請發各社倉刊刻木榜豎立倉門使鄉里愚民人人共曉則每年收放皆有程式庶可久

而勿替等語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資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生羨息各社自爲經營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此社倉之古法也是以各省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其聽從民便毋得強勒捐輸繩以官法以致便民之舉轉爲民累所以曉諭各省督撫者不啻至再至三矣從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行徵收發與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倉俟採買數足卽行裁減是於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酌減之耗羨卽小民切己之資財而代民買貯之

倉糧卽小民自捐之積貯此藏富於民之良法最爲切實而易行是以俞允所請令其辦理乃陝省官員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資又未識從前岳鍾琪奏請之由以爲收貯在官卽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營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以來朕之周咨詳畫多方生養斯民之本意矣今特降諭旨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并岳鍾琪陳奏原委明白曉示著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布俾各州縣鄉社小民咸知朝廷經營設法之蓋藏實百姓自爲歛散之資用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預爲公事侵挪之地者俱

以擾撓國政遺悞民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社倉條約著戶部抄錄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刻木榜於各鄉社倉豎立以爲永久程式

二十九日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省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爲倡首卽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習未能驟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卽有謝濟世陸生楠者狂悖驀凌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卽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弘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之模楷而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嚮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

